

春之意念

◇李晓伟

把凛凛的意念装进心中
把沧桑挂满伸展的枝桠
当一片雪花轻抚掌心
血脉里就融入了春的气息
把脆弱化为百折不挠的坚毅
一切坎坷都可以埋藏 不再提及

沐浴了苍穹 洁净了碧空
在大地上心旷神怡地 抒情
冷冽与温柔之间
丈量着弯曲的思念
每一朵飘落的精灵
在梅花深处 都不曾被辜负

深烙在骨子里的印记
循环着走不完的年轮
最逼仄的角落
迸发出最葳蕤蓬勃的力量
心之所向
才是驱散所有阴霾的那道光

将孤独淬炼成季节的序曲
温暖那份极致的冷
飞扬着季节的脚步
晶莹成一朵朵剔透的花
邂逅一场琐碎的温情
去融化流年的百感交集

曼妙的身姿
点燃寂寞的心事
让那些拒绝融化的冰
栖息成美的归宿
从容不迫的小确幸
足以宽慰芸芸众生的追逐

鹧鸪天·新春感怀（新韵）

◇刘转运

锦绣河山旭日升。神龙昂首兆年丰。晶莹玉树银光耀，翠绿苍竹紫气腾。
扬赤帜，启新程。开来继往盼兴隆。冬寒更待阳春至，无尽豪情蕴梦中。

早春

◇张占国

玉兔飞天揽月明，辰龙舞步送梅英。
新春岁暮福缘到，棠棣收来尽笑声。

除夕

◇郭占亭

玉兔辞年卸任中，家家户户映联红。
盈光焰影迎祥瑞，娇艳梅香战北风。
火树连村妍大地，金龙接岁丽帘栊。
欣逢盛世华年庆，不忘初心展锦程。

除夕夜吟

◇张跃鹏

灯火阑珊夜未央，大年三十酒盈觞。
繁荣盛世吟家喜，一晚诗词盖宋唐。

拜年

◇马云周

甲辰元日艳阳天，爆竹迎春拜大年。
长辈红包添喜气，儿孙祝福暖心田。
走亲访友民风话，祭祖尊宗礼节传。
万语千言情似海，家和国泰乐无边。

贺龙年（新韵）

◇魏松涛

兔辞卯岁享清闲，龙啸辰年朝九天。
饺子年糕鸿运旺，人和家顺喜团圆。

春日

◇裴留山

岁首冰融丽日天，早春杨柳醉如烟。
浓妆淡抹人欢笑，喜气洋洋忙拜年。

浣溪沙·贺春归

◇梁贵彬

迎笑花开赋咏诗，春风春信藕耕催。竹林梅醉两三枝。
花影湖清红菡萏，柳丝叶绿碧涟漪。雪融梅瘦贺春归。

甲辰新春大拜年

◇赵进步

传承博爱致嘉年，尊亲亲朋揖礼前。
祝福诚言出心迹，恭祈富贵溢龙天。

“小纸条”的故事

◇李晓娜

前段时间看《高层秘书》这本书，书中有个关于小卡片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这个小卡片的主人公是董必武，他是我国功勋卓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应邀派遣大批专家来华帮助我国的经济建设。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67岁高龄的董老决定开始重新学习俄语，并不断巩固英语。为了记单词，他把单词抄录到小卡片上，正面是外语，背面是汉语。十几年后，仅保存下来的董老抄的俄语、英语卡片就有九百多张，抄录的单词有一万多个。这些卡片是他刻苦学习外语的有力见证。看完这个故事，我对董老的学习决心深感佩服。这件事也勾起了我关于“小纸条”的一些回忆。

关于“小纸条”，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父亲和它的故事了。父亲年轻时干过民办老师，后来有一年，镇里有了个考试公办教师的机会，父亲听说后很珍惜。他每天要干农活，于是，他便利用干农活的零碎时间来学习。那些天，每当挎上箩头到河西边的地里去割草的时候，他总要在衣兜里装上写的小纸条，在地里割草累了，他便坐到地上歇一会。这时，他就从兜里拿出小纸条，看一会、背一会。就这样，他又干活，又学习，慢慢到了考试的时间。在那次考试中，出乎人的意料，父亲的分数名列前茅，身边的很多人都有点不太相信，爸爸自己也有点不敢相信。

每当父亲说起这件事，我都能感受到他心底里的自豪。是啊！大热的天，在一个人影也没有的地里，父亲既要干活，又要学习，最后有了一个好结果，怎不令人感到自豪？母亲也多次无意中提起这个事，我想这也算是我们小家庭的一个转折点吧。也许是从这里开始吧，我隐约有了学习要不怕吃苦这样的念头。

时光变迁，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和他的“小纸条”的故事离我们越来越远，然而，“小纸条”的精神却依旧还在。这次，是关于我和它的故事。

前几年，我想参加一个考试。有段时间，周末在家看书、做题时，我的心总是集中不起来，总感到心烦意乱。突然，我想到了父亲的“小纸条”。于是，我拿起纸，把它们裁剪成了一张一张的小纸条，再把需要背的、记的东西写在了上面。我拿着这些小纸条慢慢走到了河边的玉米地里。地里的玉米一人来高，青葱严密，地头蓝色、粉色的打碗花伸在石头上，开得灿烂正好。柿子树上红红圆圆的小柿子藏在浓密的叶子里，像是在和人躲猫猫。我走到柿子树下，坐在一个没有路人经过的地方，便开始看起书来。很奇怪，一坐下来，我便心无杂念了，看书效率也高了起来，记忆也深刻了起来。那个暑假，我经常来到这片地里，玉米、青草、打碗花陪伴着我。和父亲同样幸运的是，那次考试我也通过了，有了一个不错的结果，迎来了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现在每次回家，走到河边，我似乎还能看到河那边地上，那个身边放着箩头、低着头聚精会神看手里小纸条的身影，那是父亲的身影。我也似乎能看到河这边玉米地里靠在柿子树上看书的身影，那是我的身影。我似乎还能听到河那边、河这边琅琅的读书声，它们在空气中飘荡着。

岁月如梭，我已经很久没用小纸条了。这几年，我有时会把看到的東西成块地抄到笔记本上，但发现只是抄抄而已，真正记忆下来的却没有多少，真是令人遗憾。这些天，我尝试着把抄下来的东西用笔划划重点，但效果还是不好。想起百家讲坛讲师赵玉平说的“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学文不会背，努力算白费。”这样的话，我想这是很有道理的。

看着新制作的一张张的“小纸条”，我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时光。让过去的它来陪伴以后的我吧。

娘做的那碗芋头汤

◇殷艳蕊

那年的我读初中三年级。
因为中学合并，在村里读完初二的我不得不离开家来到乡中，开启了寄宿生活。

那时候每周上六天课，周六下午下课后回家，周日下午返校。十几里的距离，步行需要两个小时。

那是春天的一个周六，又到了放学该回家的时候，我让邻村的同学帮我捎信，说我周日上午再回。我的理由是刚下过雨的土路，泥泞难行。

我不喜欢春天的雨，哪怕是听说“春雨贵如油”，都不能影响我的选择。因为上学抄近路，我和同学们总是从鲁山坡脚下穿过，路程能少上三分之一。可是每当下雨，山路上的红泥紧紧黏住脚上的鞋子，让人拔不出脚、迈不开腿，最是令人讨厌。

课本上有朱自清大师的《春》，老师不仅让我们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还让我们仿写。导致我每次从泥泞中不堪地走过，都会痛苦地想起《春》，想起我曾经仿写过的作文，痛苦再次加剧。

其实我知道，我之所以决定周日才回，是因为周日晚上能看电视。学校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到周六晚上就会搬到室外，未回家的老师和同学们，甚至附近的人，都可以去看。

我想看的是一个外国的电视连续剧《罗宾汉》，每周六晚上播放一次。如今的我除了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其他的全无记忆，思来想去应该是青春叛逆的小小流露吧。

母亲很严厉。我一边看电视一边还在担忧着，母亲得知我不回去的时候，不会生气。

一夜的忐忑，周日早上我早早地就出发了，到家的时间正好是吃过早饭的时候。

走进家门，正踩着缝纫机的母亲突然看见我，脸上立即露出了笑容。她起身先问我是不是没有吃饭，立即就去了灶间，不一会儿就端来了一碗热乎乎的芋头汤。又饿又渴的我三五除二就把一大碗芋头汤吃得干干净净。

很多年过去了，我常常想起那碗芋头汤，或者说它并不是一碗真正的汤，它做起来其实并不复杂。把蒸熟的芋头去皮，放锅里用开水煮上一会儿，盛到碗里，加入白糖，一碗芋头汤就完成了。

食材很普通，味道很普通，普通得就像地里刨食的父老乡亲。但在记忆里，娘做的那碗芋头汤却记忆犹新，不再普通。

可是芋头并不是哪里都有。很多年过去了，当我在超市看见芋头的时候，内心很是有些激动。虽然在他人眼里，芋头的味道寡淡如淀粉，而在我的口中，芋头还是那么的又面又甜。

我常常想起那碗芋头汤的味道，也很想为自己做上一次，可是始终没有做出来的勇气。因为我知道，即使做出来了，也吃不出当年的那种感觉和滋味。

现在的我偶尔还会买上几个芋头蒸着吃。前几天刚去过超市，本想在冰天雪地的日子里热热地吃上几个芋头暖暖心肺，却猛然发现，如今的芋头似乎已没有过去的香甜了。

能吃的风景

◇王金红

家门口有一块不足一平方米的空地，在春天里不经意间有一粒不知啥时散落在土间的倭瓜种悄无声息地露出了鹅黄色的脑袋，肥肥的，像一对晶莹的璞玉，煞是惹人爱怜！

我对这野生的小生命倍加呵护。在我的精心照料下，它一天一个样，就像变戏法似的，一二十天的光景，它的秧子竟有一丈多长了。门口狭窄，且车来车往，它的藤蔓没有了伸展的空间。好在三米远处有一葡萄架派上了用场，我便小心翼翼地用绳子把它引导爬了上去，也不管作为邻居的葡萄高不高兴。

有了宽展的生存空间，它是可着劲地延伸，发杈，开花，结果，像是有灵性似地对主人精心侍弄的回报吧。

先开的是雄花，黄黄的喇叭样，柱状的花蕊像洒了一层绛红色的绒毛，在大大的绿叶的陪衬下，在阳光里真的是漂亮！

雌花要晚些了。一天在藤蔓靠近叶子的地方，冒出了一个比大拇指还小的绿宝石般的小球，头上还顶着一个宝塔糖样的小尖帽，看着怪滑稽的。有三五天的工夫吧，随着小球日渐长大，这小尖帽怒放了，似乎故意张扬自己生命的存在，向谁展示着什么。

花开了，是那样的没有声息。不过它的芳香，尽管淡淡地在空气中弥散，还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招来了蜂，引来了蝶，把这本来清静的世界弄得热热闹闹。

这些小生灵在花间翩翩起舞，轻盈地从这朵花飞向那一朵花，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在花间穿梭往返，乐此不疲。花也好，蜂蝶也罢，都是生命的精灵。它们之间的和谐相处，又在创造着新的生命。

“花为媒”，不能不说是生命的奇迹！这俩倭瓜便是活生生的例证。

城里人缺的是绿色，越是缺的东西越珍贵，就这一丁点绿色竟成了左邻右舍及来往行人眼中的风景线。邻居的小孩才一岁，天天都得让人抱着摸摸那高悬在架上的墨绿色的倭瓜，行人也会不时驻足指指点点说着什么。所有人都说，先别摘，让它长着吧！

种瓜得瓜，有瓜得吃吗？何况是野生的呢？可是谁说都不能吃，最起码现在不能吃。因为这是一道风景——能吃的风景！

只要心里有景，那眼里的有名的、无名的花花草草都是美的。

这是生长在都市里的一道不起眼的亮丽的风景，我且让它奔放吧。